

跌跌撞撞又何妨， 我们依旧滚烫

但时光终究会证明：那些曾经以为迈不过去的坎、看似走不通的路，在咬牙坚持后，都将成为生命里宝贵的勋章。

这份在磨砺中沉淀下来的力量，让我们的内心愈发强大，也让那份对生活、对未来的热爱，始终保持着滚烫的温度。

“豆腐姑娘”李福贵没有被家庭重担压垮，一辆小车、一部手机，不仅撑起了自己的小家，还用平凡的善意温暖了一方天地。清华学子庞众望在磨难中长大，却把背影留给坎坷，把笑容交给阳光，用青春力量诠释“不辜负时代期望”的担当。

这一年，我们不曾畏惧外部的压力，也敢于直面内部的问题；我们在个体的奋斗中感受坚韧的力量，更在集体的守望中体会温暖的共鸣。

在困难面前，我们守望相助，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；在发展的征程上，我们携手同行，共同书写着攻坚克难的时代篇章。从乡村振兴的田野，到科技创新的实验室；从城市建设的工地，到志愿服务的岗位，无数人用自己的微光，汇聚成了照亮时代的星河。这份滚烫的家国情怀、这份深厚的人间温情，让我们在前行路上从未感到孤单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从不因任何人的迟疑而停下脚步。站在2025年的末尾，我们回望这一年所有的踟蹰，不是为了歌颂困难，而是为了校准前行的罗盘。

当“跌跌撞撞”无法避免，“滚烫”便成了我们最主动的选择——那是看见阴影后依然转身面向光的倔强，是明明可以“躺平”却偏要站起奔跑的执拗。

于是，我们将过去一年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，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滚烫力量——

是顶压前行、向新向优的韧性。过去的一年，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，我们从宏观政策“投资于人”的坚定托举，到消费层面转向激发内生生活力，这份“滚烫”是经济体在复杂环境中自我革新的心跳，是无数平凡岗位在压力下维系运转的恒温。

新的一年，我们依然会面对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阵痛，也依然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过往的那些经验告

诉我们，前路或许崎岖，但发展总会偏爱那些在波动中顶住压力、坚定前行的行者。

是直面挑战、重塑规则的锋芒。2025年，AI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的大潮。从DeepSeek横空出世，到“纯血鸿蒙”正式发布，再到各行各业迈出“AI+”的步伐，我们既享受科技赋能的便捷，也直面人机协同的深刻挑战。

我们无法预测科技的最终形态，但未来在我们敢于试错、亲手定义“下一个突破”的勇气中，在我们此刻打破惯性、创造确定的双手之中。

是彼此看见、相互扶助的恒温。过去的一年，社会观念多元激荡，我们追求真实自洽，也守望理性担当。

陌生人的“搭把手”，困境中的共渡时刻，赛场上无声传递的接力棒……我们在人与人的具体联结中得以确认：纵使前路荆棘丛生，但只要彼此善意照应，内心同频共振，那些看似锋利的刺，便会化作相互扶持的手；那些阻挡脚步的藤蔓，将成为我们合力开拓的新径。

尼采曾说：“凡杀不死我的，必将使我更强大。”回头看，那些走过的坎坷，如今都已成为最美的风景；那些经历的挫折，如今都已化为前行的力量；那些曾解不开的结，如今都已成为谈笑间的过往。

站在2026年的至高点，我们更深刻地懂得：真正的沉稳，是从不回避路途坎坷的坚韧；真正的有力，是始终朝向温暖方向的勇气。

罗曼·罗兰曾说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新的一年，愿我们都能怀揣这份英雄主义，保持一份勇敢——勇敢地去追逐心中的梦想，勇敢地去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勇敢地去尝试未知的可能，哪怕明知前路会有磕绊，哪怕注定要经历跌倒。

不要惧怕跌倒，因为大地会记住每一次奋起的姿势；不必掩饰伤疤，因为那是我们与生活对话的印记。

愿你我都能坦然对自己说：我走得不稳，但我走得认真；我摔得不少，但我起得坚定；我跌跌撞撞，但我依然滚烫！

(转自青岛宣传)

孙加荣

母亲的回忆



记得母亲总说，她小时候最刻骨铭心的记忆，都是在“跑慌乱”那三个字里。“跑慌乱”不是轻飘飘的词语；是迫于无奈的离家逃难；是裹着尘土、汗味的恐惧，母亲记忆里是兄妹五人拽着姥姥的衣角，在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漫无目的、无始无终的奔逃。

1938年的秋天，胶济铁路的铁轨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像一条条僵卧的长蛇。姥姥家就住在铁路弯道旁的村子里，那铁轨是日军运送军火的动脉，也是八路军频频出击的目标。母亲说，那时的夜晚总不安静，有时是远处闷雷似的爆炸声；有时是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，村里的狗整夜整夜地叫，大人们抱着孩子坐在炕沿上，眼睛盯着门窗，直到天蒙蒙亮才敢合眼。出事那天，铁路弯道的爆炸声格外响，震得窗户纸哗哗直响。

村里的大杨树底下每天聚集着几个关键人物，其中有人压低了声音传：“鬼子要来了，带了一个中队，说抓不到八路就屠村！”这话像一盆冰水，迅速地传了出去，浇进每个人心里，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准备逃荒。趁着夜色，姥姥拽着大姨，姥爷背着双胞胎舅舅，母亲和大舅攥着包袱角，跟着人流往村外跑。包袱里只有几件打补丁的衣裳，还有姥姥连夜烙的硬面饼，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干粮。

他们要去南边某村的亲戚家，可没跑多远，东方就泛起了鱼肚白。姥爷说：“不能走了，天亮了容易被发现。”恰好路边有片芦苇荡，一人多高的芦苇像密不透风的墙，他们钻进去，才发现里面早已藏了好几户人家，都捂着嘴不敢出声，只有此时秋老虎正烈，芦苇荡里像个蒸笼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日本鬼子在村里没找到人，就四处搜查，时不时地就听见有枪声在四周响起。芦苇荡里蚊子成团地嗡嗡转，叮得人浑身是包，可谁也不敢拍打，生怕一点动静就引来鬼子。

白天，他们躲在芦苇深处，嚼着硬面饼充饥；夜里，就枕着潮湿的泥土，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，一直不敢露头。就这样一直在芦苇荡里过了三天。母亲说，那三天就像三年那么长，双胞胎舅舅起初还哭闹，后来就蔫了，小脸烧得通红，上吐下泻，拉出来的全是水。

姥姥把他们紧紧抱在怀里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，却连点干净的水都找不到给孩子喝，眼睁睁地看着俩孩子呼吸越来越弱。

直到第四天清晨，有胆大的村民回来报信：“鬼子走了，被炸毁的铁路修好了，他们进村后没发现人就走了。”于是所有人疯了似的往村里跑，可到家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腿一软——家里的土坯墙被推倒了，锅碗瓢盆碎了一地，姥爷珍藏的那口铸铁锅，被砸成了两半。村里更惨，草垛全被烧光了，黑黢黢的灰烬堆在路边，像一座座小坟。

姥爷疯了似的往懂医药的邻居家跑，总算在墙角底下摸出一把干草药，是以前存着治拉肚子的。可没锅，没柴火，连口能烧水的瓦罐都找不到。姥姥只有喝点凉水，把草药嚼碎了，想喂给孩子，可两个孩子已经没力气咽了，小眼睛半睁着，没坚持多久，看了姥姥最后一眼，就再也不动了。

母亲说，那天姥姥哭得晕了过去，姥爷蹲在门槛上，闷声不吭地抽着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像他眼里的光。后来村里人帮忙，用一块破席子把两个孩子卷了，埋在村后的杨树林里。没有坟墓，因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，这痛苦的记忆，成了母亲心口永远的裂痕。

如今母亲老了，每次讲起这段往事，浑浊的眼睛里总会泛起泪光。她摩挲着我胸前的党徽，一遍遍说：“你看现在多好啊，有饭吃，有房住，孩子生了病能去医院。这都是共产党给的，得记着。”我知道，她记着的不仅是两个早逝的弟弟，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千万个和她家一样破碎的家庭；她感谢的也不只是一句口号，是从废墟里站起来的新中国；是让“跑慌乱”成为历史的安稳日子。

我时常会想起母亲说的芦苇荡里那微弱的呼吸，想起那口被砸碎的铁锅……这让我明白，所谓初心，不过是让每一户人家都能安稳地升起炊烟，让每个孩子都能笑着长大。这朴素的愿望，是母亲那代人用血泪换来的期盼，也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扛在肩上的重量。



复兴号列车穿行在拉林铁路林芝段。